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特点与发展演进

肇东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 要：埃及国家博物馆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在它的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从最初对文物的私有化收藏，随意礼送与转卖，逐步建立起对文物的收藏与保护体系，进而完善对文物的研究与展示，其演进的百年历程不仅反映出古埃及文明的辉煌与成就，也为现代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本文梳理了埃及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特点，分析了其在发展演进中的功能迭代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新时代文物活化以及传承古老文明的新途径。

关键词：古埃及文明；埃及国家博物馆；文物活化；文明传承；博物馆教育

埃及国家博物馆坐落于开罗解放广场，自建成以来，历经数次搬迁（1863 年布拉克博物馆—1890 年古萨临时馆—1902 年埃及国家博物馆），始终肩负着对古埃及文明的保护和演绎^[1]。其建筑本身兼具历史价值与特色，融合新古典主义与埃及传统元素，庄严肃穆中透着厚重历史感，共两层 89 间展厅，既致敬历史，也为文物展示提供了庄重且具沉浸感的空间。

一、埃及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特点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展厅按古埃及历史脉络布局，从史前时期到希腊罗马时期，方便参观者沿时间线了解古埃及文明的发展轨迹。馆内收藏的文物超过 30 万件，公开展出的约 6.3 万件，藏品种类十分丰富，涵盖雕塑、绘画、陶器、金属器、珠宝、木乃伊等^[2-3]。如此庞大的藏品体系，几乎完整覆盖了古埃及文明从起源到衰落的全过程，为研究者和参观者提供了系统性的实物资料。

雕塑类文物丰富，从小型象牙雕刻到大型法老雕像均有收藏。古王国时期雕像写实，注重体态神情刻画，如卡夫勒王座像，法老神态庄严，尽显威严。中王国时期，木雕渐代石雕，更重细节，像彩色木雕士兵像，服饰、武器雕刻精细，色彩鲜艳。新王国时期雕塑更华丽，融合多种风格，如拉美西斯二世雕像，高大雄伟，纹饰复杂精美^[4]。这些时期雕塑类文物风格的变迁，既反映古埃及艺术的发展轨迹，也折射出各王朝的政治氛围与社会审美。

绘画类文物包括陵墓壁画和纸草画。陵墓壁画描绘古埃及人的生产生活、宗教仪式等，如底比斯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展现人们生活百态，既是艺术品，也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活化石”，能还原当时古埃及人的日常与精神世界。纸草画多以宗教神话为题材，像《亡灵书》上的神怪形象和符号，反映了宗教信仰，

作为“来世指南”的视觉载体，将抽象宗教观念化为具象，是理解其生死观的关键^[5-6]。

陶器类文物从史前的粗陶到新王国时期的彩绘陶均有收藏。古埃及早期的陶器多是日常使用品，因此造型简单注重实用性。后期的彩绘陶则完全不同，相比于早期陶器，其表面装饰十分华丽，纹饰复杂，包含几何图形以及各类动植物图案，蕴含的艺术价值极高^[7]。从简易生活品到艺术品，古埃及陶器的演变不仅是制陶技术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以及古埃及人精神需求变化的体现。

金属器类文物主要以黄金、白银、青铜制品居多。古埃及的炼制和制作工艺极高，其中以黄金制品最为精巧，馆藏各类黄金饰品造型独特，表面镶嵌各类宝石与彩色玻璃，极尽奢华^[8]。从饰品的材质和造型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对贵金属的喜爱和追崇，也体现出了古埃及经济发展的强盛。

珠宝类文物有项链、手镯等，材质含黄金、白银、宝石等。它们不仅是装饰，还具宗教与象征意义，像护身符项链，造型各异，被认为能保护佩戴者^[9]。在古埃及人看来，珠宝是身份象征，也是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其设计是解读宗教文化的重要密码。

木乃伊是古埃及文明的独特产物，馆内藏有多具法老和贵族木乃伊，经特殊处理保存完好，研究它们可了解古埃及的丧葬习俗以及医学水平^[10]。作为“永生”信仰的物质体现，其制作工艺与保存状态，为研究古代医学和防腐技术提供了宝贵样本。

图坦卡蒙法老陵墓是埃及最豪华的法老陵墓，也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1]。该陵墓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埃及国家博物馆收藏展出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黄金面具、人形金棺以及黄金王座。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依其形象制作，以 22K 黄金打

造,高54cm、宽39.3cm,重约22斤,嵌有青金石、黑曜石等宝石。前额饰鹰神与眼镜蛇神,象征法老统一上下埃及,下垂胡须象征冥神奥西里斯。^[12]它精美奢华,是顶级艺术珍品,既代表古埃及黄金工艺巅峰,也浓缩了其王权观念与宗教信仰。

图坦卡蒙的人形金棺是其展厅的重要展品,棺槨如“俄罗斯套娃”般多层,最内层纯金棺最精美,用300磅黄金(重134千克)打造。棺体人形,镂刻华丽纹饰,镶有琉璃、碧玉、绿松石等。棺盖法老容貌与黄金面具一致,双手交叉握连枷和钩子,象征法老王权。^[13]多层设计既极致保护遗体,又以材质和纹饰递进,强化“王权永恒”的象征。

黄金王座是图坦卡蒙藏品中的精品,花纹雕刻精美,以白银、宝石、铅玻璃镶饰,十分华丽,靠背最为精致,细腻雕饰着图坦卡蒙与妻子身着华服的生活场景。^[14]它打破法老固有的威严刻板,展现其“人”的一面,为理解古埃及王室日常提供了难得视角。

二、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功能迭代

(一) 收藏与保护(19世纪末-20世纪初)

埃及国家博物馆在建立初期,其主要功能是收藏和保护古埃及文物。在19世纪“埃及热”席卷欧洲的背景下,大量文物遭到掠夺和破坏,马里埃特建立博物馆的初衷就是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将散落在各地的文物集中起来,进行妥善的收藏和保护^[15]。这一举措标志着古埃及文物从“掠夺品”到“人类共同遗产”的认知转变,为古埃及的文明保护奠定了制度基础。

此时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对文物的征集、整理、修复与保存。他们通过考古发掘、接受捐赠以及购买等方式征集文物,在对征集到的文物进行污垢清理和破损修复后,再进行分类、登记以及编号,给文物建立详细的档案,记录文物的名称、年代以及出土地点等具体信息^[16]。这种系统化的管理方式,为后续对文物的研究与展示提供了基础,开创了埃及博物馆藏品规范化管理的先河,为埃及其他博物馆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在对文物的存放和保护方面,博物馆采取了多项措施:如为避免展厅温湿度发生剧烈变化导致文物破损,采取了湿度的平衡控制。对壁画、纸草文献等易受光照影响的文物,用特殊照明设备控制光照的强度和照射的时间,防止文物褪色老化。安排专人巡逻以及设置了防盗设施等。

(二) 研究与展示(20世纪初至今)

随着馆内文物收藏量的逐步积累,以及全球对古埃及文明研究热情的升温,埃及国家博物馆不再只满

足于文物的“安全存放”,而是慢慢成为古埃及学研究的核心阵地,陆续开展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且开放文物进行展示。

在研究领域,这里成了全球学者的“寻宝地”,他们专程来到开罗,围绕馆内的文物展开细致的考证。

在考古学方向上,学者们不只是看文物的“表面模样”,更会追溯其“出处”。如通过比对某件陶罐的出土地层与同期其他遗址的土壤成分,推断古埃及人的居住范围。对照陵墓壁画上的农耕场景,结合出土的农具残件,还原新王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流程。通过分析木乃伊身上的织物纹理,研究当时的纺织技术。

历史学研究则更依赖“文字线索”,馆内收藏的石碑与纸草文献,成了破解古埃及历史谜团的“钥匙”。学者们趴在展柜前,逐字解读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如对照那尔迈石板上的“鹰神站在俘虏身上”图案,结合文字的记载,确认了那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史实。阿玛尔纳书信里的楔形文字,更是让研究者摸清了新王国时期埃及与赫梯、巴比伦等国的外交往来。

艺术史领域的研究则更注重“风格变迁”,专家们会把不同时期的雕塑摆在一起进行对比。如古王国时期的卡夫勒王座像,线条厚重、神态威严,能看出当时对“法老神性”的强调。到了中王国时期,木雕替代石雕,彩色木雕士兵像连衣料的褶皱都刻画得十分清晰。新王国时期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又加入了华丽的纹饰,连权杖上的莲花图案都镶嵌了彩色玻璃,尽显王朝的鼎盛气象。这种风格的转变,正是通过对馆内藏品的细致研究才梳理出来的。

此外,埃及国家博物馆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讲座、巡展等活动,有效加强了古埃及文化的传播。

在展示方面,文物不再像从前一样进行单纯的摆放,而是开始按照主题,对文物进行筛选和集中展示,以主题展览来讲述古埃及故事。加上不定期的临时展,将新发现的文物,或者是特殊的藏品进行展览,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古埃及文明的演变逻辑。

三、埃及国家博物馆发展中的挑战

(一) 文物保护压力巨大

自然因素对文物的威胁尤为突出。埃及多属热带沙漠气候,夏季气温常超40℃,空气干燥,对木材、纸张、纺织品等材质的文物损害极大。纸草文献易因失水变得脆弱易碎,甚至断裂卷曲。木雕则会干裂变形,破坏其完整性与艺术价值。

此外,沙尘与污染物的侵蚀同样严重。沙漠地区

频发的沙尘暴会使大量沙尘附着在文物表面,既影响外观,又会逐渐侵蚀文物。随着工业化发展,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增多,与水汽结合形成的酸雨,会严重腐蚀雕像、石碑等石质文物,导致表面风化、剥落。狮身人面像因长期暴露在外,受风化侵蚀影响,鼻子、胡须等部分已缺失,成为自然因素破坏大型石质文物的典型案例,也凸显了露天文物保护的长期性与复杂性^[17]。

人为因素的破坏同样不容忽视,主要包括偷盗毁坏、修复不当及游客影响。埃及曾多次遭遇战争与武装冲突,直接威胁文物安全。2011年开罗大规模示威期间,暴徒趁乱闯入埃及国家博物馆,抢劫并毁坏文物^[18]。动荡时期,博物馆安保力量减弱,保护设施与管理体系遭破坏,文物保护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大量珍贵文物面临被盗或毁坏的风险。

修复过程中的失误也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2015年,工作人员清理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时,不慎摔掉其胡子,然后擅自用环氧树脂黏合,导致胡子周边留下黄色胶痕,清理残留胶水时,又在面具面部造成划痕。这一事件暴露了修复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与管理漏洞的问题,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如用不合适材料修补石质文物,导致表面出现色差与裂纹。

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游客影响也日益明显。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如触摸文物会留下油脂汗液,加速腐蚀老化。拍照使用闪光灯,强光引发的光化学反应会损伤绘画、壁画,导致褪色。大量游客涌入还会使展厅温湿度剧烈变化,加速文物老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湿度增加,可能导致墓室壁画滋生霉菌,严重威胁其保存。

(二) 资金短缺问题突出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存续与发展高度依赖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其资金需求贯穿文物保护、场馆建设、设备更新及人员保障等核心环节。从濒危文物的抢救性修复、展厅功能的升级改造,到安防系统的迭代维护,再到专业工作人员的薪酬发放,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然而,埃及长期面临经济发展压力,政府财政预算紧张,投向博物馆事业的专项经费极为有限,这一状况直接制约了博物馆多项工作的推进效能,使其在发展过程中频繁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

在博物馆的日常运营与人才保障方面,资金缺乏的问题同样显著。博物馆的日常运转需要承担高额的固定开支。如水电费、设备与系统的维护费,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都是维持博物馆正常运转的必

要开支。但资金的短缺使得博物馆难以招聘到足够的专业人才,导致博物馆研究项目推进迟缓、文物管理精度下降,削弱了其文化传承与公共服务功能。

四、结语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发展历程,是一部古埃及文明从“被掠夺”到“被守护”、从“被研究”到“被共享”的文明传承史。

进入新时代,如何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古老文明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度的情感联结,成为博物馆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方向。艺术创作尤其是音乐剧,为这一方向提供了极具感染力的解决办法。

经典音乐剧《Aida》便是以艺术形式活化文物价值的典型案例,该剧以古埃及宫廷与战争为背景,以埃及大将军拉达姆斯和努比亚公主阿依达的爱情为主线,舞台设计参照埃及国家博物馆内古埃及法老的相关藏品构建宫廷场景,服饰融入馆藏珠宝中象征王权的鹰神、眼镜蛇神纹样。《Aida》通过音乐的旋律与戏剧的冲突,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理解了古埃及的王权制度与社会矛盾,使文物背后抽象的文明内涵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边界。

这种以现代艺术形式对文物进行“活化”演绎的方式是值得各文艺工作者和学者们深入研究的,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拓展出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肇东. 古埃及文明的承载之地——埃及国家博物馆[J]. 教育发展论坛, 2025, 1(2): 102-105.
- [2] 薄海昆. 埃及博物馆: 无需雕饰的艺术殿堂[J]. 世界知识, 2011(6): 56-59.
- [3] 连欣. 埃及国家博物馆: 见证千年前的辉煌[J]. 现代商业银行, 2018(12): 121-122.
- [4] 世界上最著名的十二个博物馆[J]. 中国农业会计, 2012(6): 3.
- [5] 肖虎, 吴良勇, 范明亮等. 设计色彩[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 [6] 徐朝华. 埃及文明[M].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2.
- [7] 李江, 王稳. 中外工艺美术史[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2.
- [8] 张夫也. 外国设计史[M].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4.
- [9] 李琳, 吕平平. 互联网+珠宝系列教材 高等教育珠宝专业规划教材 中外首饰赏析 第2版[M].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22.
- [10] 王海利. 木乃伊对研究古代埃及历史的意义[J]. 史林, 2012(6): 166-170+188.

- [11] 黄庆娇. 图坦卡蒙墓最新发现: 暗门中的娜芙蒂蒂墓 [J]. 大众考古, 2016(1):58-65.
- [12] 陈桦. 黄金面具: 金沙 VS 图坦卡蒙——人类黄金崇拜浅说 [J]. 大众文艺, 2011(10):137.
- [13] 图坦卡蒙黄金法老的宝藏 [J]. 中国拍卖, 2020(4): 82-87.
- [14] 郭黎. 埃及的四大博物馆(一)[J]. 阿拉伯世界, 1985(2):1-8.
- [15] 西尔维娅·埃诺迪, 桑巍. 开罗埃及博物馆 [M].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16] 鲍勃·布赖尔, 杜辉. 图坦卡蒙和改变世界的陵墓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24.
- [17] 袁宙. 法老们的遗憾——埃及古文物面临严重威胁 [J]. 阿拉伯世界, 1992(1):76-78.
- [18] 穆罕默德·杰马勒·拉希德, 滕曼. 2011 年革命后的埃及博物馆 [J]. 国际博物馆(中文版), 2017(Z1):94-98.